

《二十五史藝文經籍志考補萃編》述評*

郭明芳**

一、前言

所謂藝文志、經籍志即正史中有關一代著述之總目，於隋唐或以「經籍」為名，其餘大部皆稱「藝文」。它基本上是反映出一代著述的情形，也是用以建構學術史的基本材料。然絕大部分正史藝文經籍志或未能編纂，現廿六史(含《清史稿》)中僅有七種，即《漢書》、《隋書》、《舊唐書》、《新唐書》、《宋史》、《明史》、《清史稿》；或有蒐集未備，脫漏頗甚者，故明清以降補正、考證之作紛然。正史藝文經籍志對研究者而言，其重要性不在話下，但吾人欲蒐羅全備似需費一番功夫，一以收於各正史，未能單行；二以補正之屬或單篇流傳、或僅存稿鈔本，或有以叢書印行者，分散各冊，檢索需費周章；三則原書或有訛誤脫漏，欠缺校正等問題，使得吾人於使用上仍須勞心勞力。

今由「山東大學」劉心明(1964-)、王承略(1967-)兩位教授整理出版的《二十五史藝文經籍志考補萃編》(下或簡稱《萃編》)正是解決使用者使用上的缺憾。所謂「萃編」，「萃」有「薈萃」，聚集之意，即是將歷代藝文經籍志及其補正之作蒐集為一編之謂。《萃編》自2010年5月由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第三、五兩卷以來，陸續出版單行，今全書已告成，然未見有專文述評¹，因以為本文介紹，以供國內學界知悉與使用。

二、《萃編》編輯與出版

臺北文獻學者喬衍琯(1929-2012)教授曾對歷代藝文經籍志進行了分類，分有「正史藝文志」、「補志」、「志補」、「非正史藝文志」(如《通志》、《文獻通考》之屬)、「考注」、「綜合研討」(考證之屬)等六類。²其中所稱「補志」乃正史無藝文經籍志，後人補之者之謂；「志補」乃正史雖有藝文經籍志但有疏漏

* 本文撰就曾蒙《萃編》主編王承略教授惠賜修改意見，特此致謝

** 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

¹ 尤侗(1618-1704)《明史藝文志》於本書成編並未搜集在列，王宣標有兩篇專文探討，並提出該書現藏「上海圖書館」。

〈尤侗明藝文志考〉，《書目季刊》46：4，頁43-75，2013年3月。

〈明史藝文志稿與熊賜履進呈本明史藝文志--黃虞稷明史藝文志稿叢考之一〉，《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3：3(總91期)，頁205-226，2013年9月。

〈新見尤侗藝文志五卷述略〉，《圖書館雜誌》2014年第2期(總第274期)，頁100-112轉頁104，2014年2月。

² 詳喬衍琯〈歷史藝文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一卷二期，頁2-3，1994年12月。

而為後人所補者之謂。而《萃編》主要將正史相關藝文經籍志及其訂補作品彙為一編，而排除喬氏六種中的「非正史藝文志」。筆者在前已述及這類跟正史有關本志或補正之作散在各種圖書之中，吾人欲檢尋不甚方便。因此，如能彙輯為一編，省時省力。喬氏於文章中也曾對前人所編《八史經籍志》、《十史藝文志》、《廿五史補編》、《廿四史訂補》等若干彙輯著述進行評論，他又在〈史志的整理與點校〉一文提出應該點校，出版一套歷代藝文經籍志彙編與索引的想法，³他接著說這樣彙編的好處：

有了這樣一個彙編的書，而且各自有單行本，那麼對於需要利用的人就會感到非常方便。如果在印行的時候，還可以把每一種書都以類為單位，加編一個號碼，這樣無論是在查閱或是引用的時候都非常方便。…(頁 59)

而這類著述，早年臺北曾有《中國歷代藝文總志》之出版，但所收或仍有疏漏，未能全備。

王承略教授在 1990 年代初就有編纂歷代藝文經籍志想法，他在《萃編·後記》說，

正史七志和自清至今補輯的多種史志，基本上構成我國二千年來系統完整的典籍目錄。從這些著錄中，可以探測各時代各種學術的興起和發展情況，可以體現我國古代文化的繁榮。這些材料，是科研工作者的寶貴財富。可惜的是，這些材料仍很凌亂，尚未得到很好的整理。如果能把七部正史藝文志和所有的補志，彙編成一部包括古今具有國家意義的圖書總目錄，各書下加註來源，最後再出綜合索引，那麼，這將是當今圖書目錄事業的一大盛事，…

這樣的想法與喬先生不謀而合。而王承略雖有好構想，但一直未獲得相當關注。直到王承略在《高亨著作集林》(董治安主編，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 年，10 冊)完成交稿之時，「清華大學出版社」編輯馬慶洲先生認為《萃編》計畫頗佳，於是再次申請計畫爭取補助點校出版。而時間當已在 2005 年矣。⁴本計畫先後得到中國「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等機構的支持，方得出版。

三、《萃編》的編者

³ 詳喬衍琯〈史志的整理與點校〉，《中國歷代藝文志考評稿》(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2008 年 3 月)，頁 57-60。

⁴ 有關《萃編》編纂過程可詳本書〈前言〉與〈後記〉，茲不贅述。

《萃編》編者主要是「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古典文獻研究所」劉心明與王承略兩位教授。《萃編》在編輯期間，獲得中國古籍整理計畫補助，歷經種種困難，甚至校好時遇有更好版本而重新來過的紀錄，最後得以問世。

劉心明，山東淄博人。「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學本科畢業，「山東大學」古典文獻學專業碩士、博士。現為「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古典文獻研究所教授、《子海》副總纂，主持《子海珍本編》的編纂與影印。學術專長在碑刻研究，有多篇論文發表。

王承略，山東諸城人。1987年「武漢大學」本科畢業，考入「山東大學」，師從著名版本目錄學家王紹曾(1910-2007)先生習版本目錄學，1990年畢業留校服務至今。1996年師從董治安先生，攻讀古代文學博士，現為「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古典文獻研究所教授。先生碩士畢業後，先後協助王紹曾編纂《山東文獻書目》、《清史稿藝文志拾遺》、《訂補海源閣書目五種》、《山左戲曲集成》，整理張元濟《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等書，又協助董治安先生編纂《兩漢全書》，任副總編輯。2005年起主持《儒藏精華編》經部詩類整理，點校有《毛詩稽古編》、《詩毛氏傳疏》、《詩三家義集疏》等六種典籍。2010年起又參與《子海》項目，任副總編纂，並主持《子海精華編》整理工作。著有《離騷全圖校釋》(山東畫報，2003年)、《李燾學行詩文輯考》(上海古籍，2004年)、《鄭玄與今古文經學》(山東文藝，2004年)、《後漢書註釋》(山東畫報，2013年)、《楚辭註釋》(山東畫報，2014年)等書，並有學術論文多篇。

四、《萃編》的體例與內容特色

(一)體例

本書所收以「廿六史」中藝文經籍志及宋至民國(1912-1949)間有關相關著述的考證、注釋、補遺之作，蓋凡84種(含附錄一種)，各著述依時代先後、與編排分卷便利性排列。1949年以後的相關著述、專史藝文志(非正史藝文志)不與焉⁵。至於其體例，筆者整理如次，

1.所選書目皆以佳本為底本。這裡所稱佳本，指的是最早刊印、或校勘較佳，或稿鈔本而言⁶。另外，如有其他本子則列為參校本。所用各本並於每種

⁵ 有關1949年以後相關著述與《萃編》前編未能取得之書，將於日後續編工作中進行整理。

⁶ 例外情形僅有孫德謙《金史藝文志》，收其定本與稿本兩種。此詳《萃編·後記》，頁325-326。

首頁標識之。而在整理過程中，也有新發現更好的本子而有更換底本情形發生，如陳朝爵(1876-1939)《漢書藝文志集說》、鄭文焯(1856-1918)《金史補藝文志》、李正奮(1892-1973)《補魏書藝文志》、陳鱣(1753-1817)《續唐書經籍志》、焦竑(1540-1620)《國史經籍志》等書。

2.以新式標點、正體(繁體)橫排出版。而古籍雙行小注則改為單行、字體小一號方式排列。

3.校記以單頁注方式為之。出校原則，當底本有明顯訛誤、需要改字時，方出校記；其餘底本文義可通然與校本文字略異情形下，則不出校。

4.原書於作者書名著錄上或有不同，整理時於二者間空一格，以使眉目清晰、避免誤讀。而於原書著錄條目或連續不換行情形，於整理本會以作者稍做區分。

5.考證著述儘量保持原書格式，然以醒目、便於閱讀需求，或作些微調整。

6.異體字予以保留，避諱字則儘量回復本字。

(二)內容

《萃編》廿七卷所收共八十三種(附錄一種)，其各卷所收及所用底本如下表所示：

卷別	收書內容與作者	版本(底本)	單價
第一卷	漢書藝文志(班固) 漢藝文志考證(王應麟) 漢書藝文志考證校補(王仁俊)	商務《百衲本廿四史》 開明《廿五史補編》 國圖(中)藏鈔本*	40
第二卷	漢書藝文志疏證(沈欽韓) 漢書藝文志拾補(姚振宗)	光緒 26 年浙江書局本 《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40
第三卷	漢書藝文志條理(姚振宗)	開明《廿五史補編》◎	45
第四卷	漢書藝文志講疏(顧實) 漢書藝文志注解(姚明輝)	民國 18 年商務排印《東南大學叢書》本 民國 13 年南京共和書局排印本	36
第五卷	前漢書藝文志注(劉光蕢) 漢書藝文志約說(陳朝爵) 漢志藝文略(孫德謙) 漢書藝文志校補存遺(沈懔民) 漢書藝文志箋(許本裕) 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考釋(梁啓超) 漢書藝文志方技補注(張驥)	民國 10 年《煙霞草堂遺書》本 民國間安徽省立大學石印本 民國 33 年《學海月刊》1 卷 3 號 民國 26 年《制言半月刊》42 期 民國 8 年《國故月刊》1-4 期 中華書局 1936 年《飲冰室合集》排印本 民國成都義生堂刻本	38

第六卷	補續漢書藝文志(錢大昭) 補後漢書藝文志(顧樸三) 補後漢書藝文志(侯康) 侯康補後漢書藝文志補(陶憲曾)	光緒 14 年廣雅書局本 《廿五史補編》 光緒 17 年廣雅書局本 光緒 31 年陶氏《靈華館叢稿》本	55
第七卷	後漢藝文志(姚振宗)	《適園叢書》本	39
第八卷	補後漢書藝文志并考(曾樸)	光緒 21 年常熟《曾氏叢書》本	35
第九卷	補三國藝文志(侯康) 侯康補三國藝文志補(陶憲曾) 三國藝文志(姚振宗)	道光 30 年《嶺南遺書》本 光緒 31 年陶氏《靈華館叢稿》本 民國 2 年《適園叢書》本	40
第十卷	補晉書藝文志(丁國鈞) 補晉書藝文志(文廷式)	光緒常熟《曾氏叢書》本 宣統元年長沙鉛印本	45
第十一卷	補晉書藝文志(秦榮光) 補晉書藝文志(黃逢元) 補晉書經籍志(吳士鑑)	民國間排印本 民國 4 年排印本 光緒 29 年《含嘉室舊著》本	45
第十二卷	補宋書藝文志(王仁俊) 補宋書藝文志(聶崇岐) 補南齊書經籍志(高桂華等) 補南齊書藝文志(陳述) 補梁書藝文志(王仁俊) 補陳書藝文志未完稿(徐仁甫) 補魏書藝文志(李正奮) 補北齊書藝文志未完稿(徐仁甫) 補周書藝文志(徐仁甫) 補南北史藝文志(徐崇)	《籀鄒謄雜著》稿本* 《廿五史補編》 《廿四史訂補》 《廿五史補編》 《籀鄒謄雜著》稿本* 《志學月刊》11 期(未完) 《廿四史訂補》 《志學月刊》19-20 期(未完) 《志學月刊》17-18 期(未完) 《廿五史補編》	50
第十三卷	隋書經籍志(魏徵等) 隋書經籍志補(張鵬一) 隋書經籍志校補(汪之昌) 隋代藝文志輯證(李正奮) 隋代藝文志(李正奮)	商務《百衲本廿四史》 光緒 30 年在山草堂本 民國 20 年汪氏青學齋刻本 稿本* 民國間北平館鈔本*	45
第十四卷	隋書經籍志考證(章宗源)	光緒 3 年鄂崇文局本	32
第十五卷	隋書經籍志考證(姚振宗)	開明《廿五史補編》◎	
第十六卷	漢隋二志存書述略(佚名)	山大藏民國間排印本*	43
第十七卷	舊唐書經籍志(劉昫等) 新唐書藝文志(歐陽修等)	商務《百衲本廿四史》 商務《百衲本廿四史》	40
第十八卷	新唐書藝文志注(佚名)	《廿四史訂補》影印民國鈔本	42
第十九卷	續唐書經籍志(陳鱣) 補五代史藝文志(顧樸三) 補五代史藝文志(宋祖駿)	道光 4 年《續唐書》刻本 光緒 17 年廣雅書局本 《適園叢書》本《五代史記補	29

	五代史記補考藝文考(徐炯) 補南唐藝文志(汪之昌)	考》 咸豐間《樸學廬叢刻》本 光緒 25 年章鈺鈔本*	
第廿卷	宋史藝文志(脫脫等) 宋史藝文志補(黃虞稷盧文弨) 宋史藝文志、宋史新編藝文志 歧異表(上海書報合作社編譯 所) 宋國史藝文志輯本(趙士煒輯) 中興國史藝文志(趙士煒輯)	商務《百衲本廿四史》 光緒 17 年廣雅書局本 大光書局《中國歷代藝文志》 中華圖書館協會《古佚書錄叢 輯》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6 卷 4 期	60
第廿一卷	西夏藝文志(王仁俊) 補遼史經籍志(厲鶚) 補遼史經籍志·(楊復吉) 遼史藝文志補證(王仁俊) 補遼史藝文志(黃任恒) 遼藝文志(繆荃孫) 金藝文志補錄(龔顯曾) 金史補藝文志(鄭文焯) 金史藝文略殘稿本(孫德謙) 附金史藝文略初稿本	《廿五史補編》 《廿四史訂補》 《廿四史訂補》 《遼海叢書》本 民國 14 年聚珍印務局《述窠雜 纂》本 《廿五史補編》 1958 年商務排印《遼金元藝文 志》本 上海館藏稿本* 上海館藏稿本* 《廿四史訂補》	38
第廿二卷	補遼金元藝文志(黃虞稷等) 補三史藝文志(金門詔) 四朝經籍志補(吳騫) 元史藝文志(錢大昕) 元史藝文志補(張錦雲)	光緒 17 年廣雅書局本 光緒 17 年廣雅書局本 《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清鈔本* 上海館藏鈔本*	66
第廿三卷 上下二冊	國史經籍志(焦竑) 國史經籍志補(宋定國、謝星纏)	《四庫存目叢書》影印萬曆刊 本 1958 年商務排印本	108
第廿四卷	明史藝文志(萬斯同)	清抄本*◎	
第廿五卷	明書經籍志(傅維麟) 明史藝文志(張廷玉)	《畿輔叢書》本 商務《百衲本廿四史》	55
第廿六卷	皇朝經籍志(黃本驥) 大清國史藝文志(譚宗浚)	《叢書集成續編》影印本 北平館藏繆荃孫批校本*	50
第廿七卷	清史稿藝文志(章鈺等)	上海古籍影印關外二次本清史 稿	50

製表日期：2014 年 6 月

本書於所收每種史志或補志，對所用底本與對校本有所說明。如卷十一《補晉書藝文志》，首云：

底本：民國時期排印本

校本：1955年中華書局影印《二十五史補編》本

每種史志或補志如原有序跋，則依樣照錄，保持原書面貌。而一冊中有兩種以上者，於每種前有黑色襯紙以為區隔。

另外，本書最大特色就是捨棄直接影印方式，改以重新打字排印方式進行。影印與重排兩種均是古籍整理常用的方式，其利弊相為表裡，亦即以影印方式較為簡便、省去校勘之力，但原書如漫漶錯誤則無從改正⁷；反之，重新排本則需透過校勘，使文本正確度提高，但所耗費人力、物力也相對提高。早年「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實為周憲文先生主持）編輯出版《臺灣文獻叢刊》就曾對這兩種方式進行比較，最後採用重新編輯出版方式為之，是為一例。周憲文(1907-1969)〈臺灣割據志卷頭語〉說，

有人主張用照相影印，既省費，又省時，而且可以全無錯誤。但我不是這樣想法。我想除了書畫之類供人欣賞的作品以外，凡是給人研究、參考或閱讀的書籍，應以「便利」為第一條件。而此所謂「便利」，又當是客觀的。例如像吾輩五十以上的人，看舊文字，也許用不到新式標點的幫助（可能也有反認新式標點為累贅的）；但是這種主觀的認識，不能否認新式標點的「便利作用」。我們出書，要以年輕的一代為標準——現在的年輕人以及未來的年輕人。我們要為他們著想，並為他們謀便利。…由於這一理由，我們寧願標點排印。

五、《萃編》的價值

(一)提供較為全面歷代藝文總目檢索

《萃編》的出版使得吾人檢索歷代著述能夠較為省事省力。舉例來說，吾人如欲檢索《漢書藝文志》相關著述，除需從《漢書》中檢取〈藝文志〉部分外，又得從《廿四史補編》中再查檢，其餘收入個人文集單行或存藏圖書館鈔稿本根本不可能一次完整查詢。而本《萃編》的出版，正可以畢其功於一役。

(二)提供讀者較為精確材料

《萃編》的出版另一價值就是校勘嚴謹，俾使《萃編》成為一可供參考的工具書。古書流傳造成的脫誤衍，以致於越至後來越失去本來面目。在古

⁷ 古籍整理影印，或有經「描潤」使之清晰可讀，但因描潤人員誤讀亦有造成錯誤情形，如「中華書局」縮印本《古今圖書集成》於描潤時多將「末」描為「永」。

籍整理時，如何改正前人的訛誤、避免點校時造成第二次的訛誤也是很重要。如此，吾人才能直接使用，免去或需再考證情形。王承略在本書〈前言〉說：

每一部都擇取精要完備的版本，進行標點、校勘，儘量作深層次的整理，為學界提供準確、便捷的讀本，…《萃編》不僅收書數量後來居上，而且施以新式標點，又注重校勘，可以稱得上是史志目錄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彙輯和整理。（卷一，頁 3-4）⁸

又在〈後記〉言：

在整理過程中，努力做到嚴肅認真，返工重做時有發生，清樣經常校到 3 遍 4 遍。特別注重死校，這樣即便標點有所不妥，只要保證了文字的準確性，讓讀者仍可放心利用。（卷廿七，頁 329）

六、有關《萃編》的幾點想法

（一）關於書名問題

本書為正史藝文經籍志集結，名稱言「廿五史」，乃以 1986 年「上海古籍」、「上海書店」影印之廿五史為名，亦即武英殿廿四史加《清史稿》為廿五種。

然筆者在此附帶說明有關正史問題。一般所稱正史，其數有廿四、廿五與廿六等三種說法。所稱「廿四史」較無疑義，即是從司馬遷(145-86BC.)《史記》以來，迄於清修《明史》，共廿四種。而正史名稱確定大多為官方纂修或經過官方頒佈者。因此「廿四史」說法是確定的。「廿五史」之說，乃民國間由總統徐世昌(1855-1939)頒佈柯紹忞(1850-1933)所修之《新元史》列為正史而成。至於《清史稿》雖由官方纂修，但迄今未獲承認，僅「稿」而已⁹。然亦有逕加《清史稿》為「廿六史」，或如「上海古籍」去《新元史》而增《清史稿》，為「廿五史」者。

（二）《萃編》補編可行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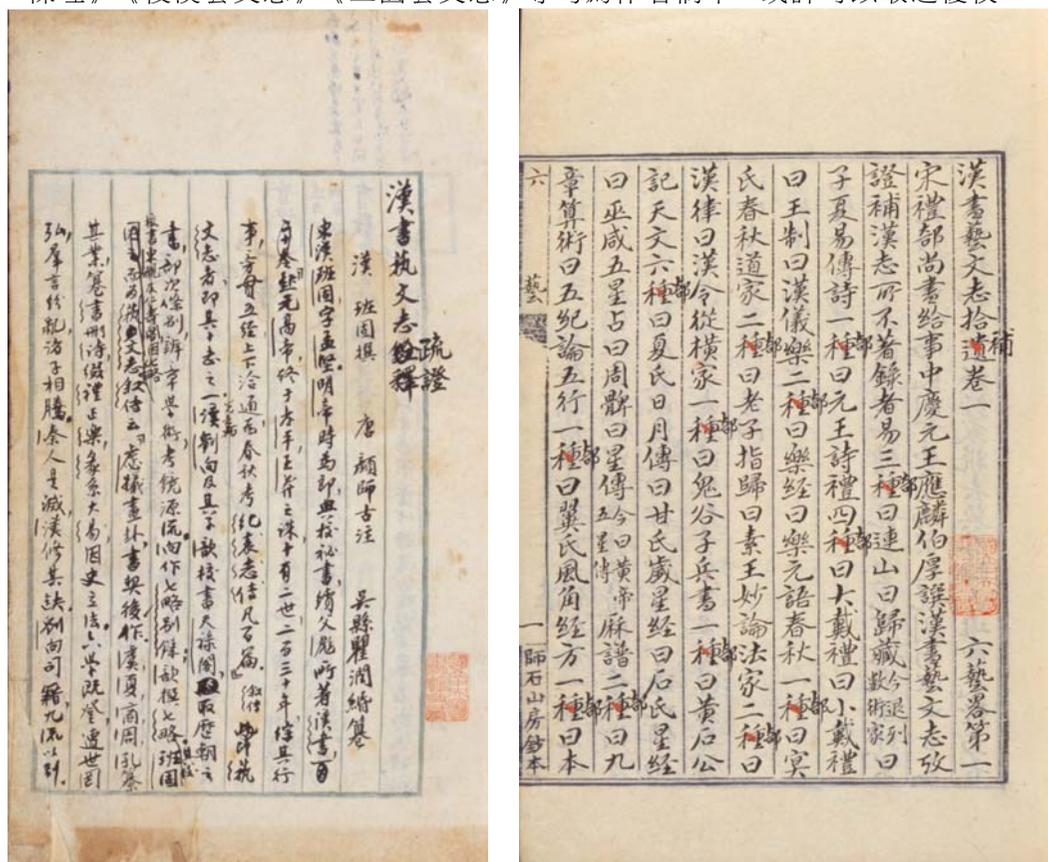
《萃編》所收雖然詳備，但仍有所侷限。若干補志不見流傳或流傳甚稀者，或於本書點校時未能取得者，仍應持續關注、查找。如王承略在〈後記〉談見到梁子涵《中國歷代書目總錄》所列若干種梁氏藏鈔本書目遍尋不著，並感嘆「一大宗的史志目錄感覺近在咫尺卻杳無蹤影，不能不令人遺憾。如

⁸ 本文又刊於《中國典籍與文化》2013 年 3 期，頁 149-151 轉頁 159，2013 年 9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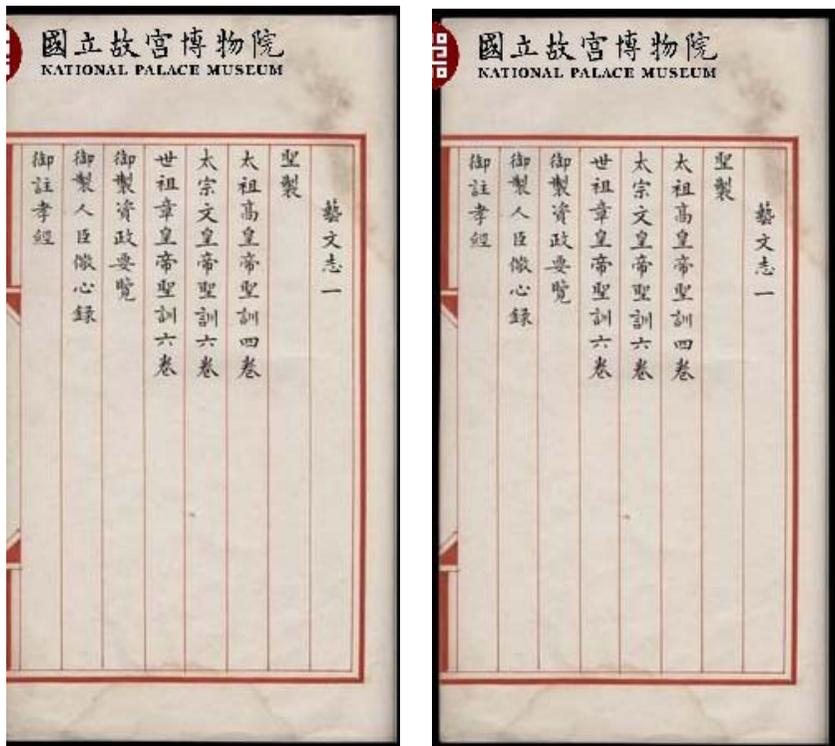
⁹ 由於《清史稿》纂修過程中，纂修者多為前清遺老，對民國政府敘述多有偏頗。因此雖修成，未獲民國政府承認。臺北「國史館」亦曾在上世紀中葉進行校注，然亦未獲正式確立。現中國大陸亦有「新清史」的纂修計畫，嘗試重新纂修清史，以做為一代正史。

果不發生意外，這些書目應該還在，多麼希望他們能夠早日現身。」(卷 27，頁 327)筆者以為，其所著錄多種為「梁氏抄本」，或已有刊本者，應該還有原本存在，應該可以循線繼續搜尋，如著錄「《新莽藝文志》，饒懿編，梁氏慕真軒藏鈔本，一冊」一條，所稱「饒懿」者即饒宗頤(1917-)，或可從饒氏著述中查檢材料。

其次，臺北所藏者，大陸學者檢索不易，如臺北「國家圖書館」藏瞿潤縉(清末民國間人)《漢書藝文志疏證》手稿本一卷(僅存〈序〉、〈六藝略〉兩部)；另外，臺北「故宮博物院」亦有清「國史館」編《大清國史藝文志》(清內府朱絲欄寫本五卷、十卷兩種)應整理收入。又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姚振宗(1842-1906)《漢書藝文志拾補》(有稿本、清抄底稿本兩種)、《漢書藝文志條理》、《後漢藝文志》、《三國藝文志》等均為作者稿本，或許可以取之覆校。



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漢書藝文志疏證》、《漢書藝文志拾補》兩種稿本書影



臺北「故宮」藏《大清國史藝文志》十卷本、五卷本書影

民國時期出版品，因戰火而佚失者多，流傳至今又多紙質劣化毀損，因此專著或發表於期刊或不易見。¹⁰今日透過數位化技術，文獻化身千百、且無遠弗屆。筆者從「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亦可得若干，如徐仁甫(名永孝，以字行，1901-1988)〈漢書藝文志補注補正自序〉(《志學》第8期)、〈漢書藝文志補注補正〉(《志學》25期)、〈漢書藝文志補注補正〉(《成高國文學會學刊》第一期)、〈補隋書藝文志〉(《志學》22期)、張舜徽〈漢書藝文志講記〉(《文藝校刊》第二期，1935年)等篇。

而筆者近讀「浙江省文史研究館」(曹錦炎)編《張宗祥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1月)，上冊收有《鐵如意館手抄書目》，其中有「《唐

¹⁰ 舉例來說，民國時期經學著述有多少，從未有統計，研究材料亦感不足。林師慶彰(1948-)為研究此時期經學發展情形，嘗從相關目錄、《民國叢書》搜集，得有六百餘種；復又透過各種書目、文集等材料持續搜集，至今得有經學著述千四百餘種。這些著述將出版《民國時期經學叢書》以提供學界使用。有關《民國時期經學叢書》，詳見拙撰〈民國時期的經學文獻保存與利用--評介林慶彰主編《民國時期經學叢書》〉(待刊)。又徐仁甫相關「補志」著述，於「中華書局」整理點校的《著作集》一種都未收錄，亦可見民國時期著述亡佚之嚴重。

書藝文志》四卷四冊」一條，茲逐錄如下：

不著撰人，有〈記〉云：「《唐書藝文注》四卷，不著撰人名氏。黑格鈔本，版框外有『藕香簃』字，江安傅沅叔增湘藏書也。予從沅叔假得錄副。或疑為唐春卿尚書景崇《唐書注》中之一篇，然唐公原稿今藏其姪某處，秘不示人，無緣，此數卷獨傳於外，且春卿所注《新唐書》耳。今此注於《新志》正文每條之後，必取舊書《經籍志》之文，低一格大字書之，恐與唐公全書體例未必合也。予向讀羅叔言丈振玉《面城精舍雜文》，附〈所著書目〉中，有《新唐書藝文志考證》四卷，頗疑即是此書，因作書詢之。復書言：『鄙人舊有此稿，為春卿尚書託張卿雲太史假去，久未見歸，尚書卒而原稿遂不可蹤跡。羅丈令予代為訪求，予詢之張君，答言在春卿姪某處。予請鄧君文如向某索文，卒不可復。今子所得者，與予書體裁不同，非某作也。』予因取此書反覆讀之，其中稱引諸家所輯佚書，輒曰『今某人有輯本』，獨於江陰繆氏所輯之書則曰『今有荃孫輯本』，不稱姓，如史部雜史類《廣陵妖亂志》即其一條，其他尚多。然則此為繆筱珊所作無疑也。原書中附有浮籤，多作商榷之語蓋出於繆氏友朋輩之手，雖無大發明，亦頗有所匡正，今並錄於上方。予友徐君行可，從予借抄，因命小史錄成此本贈之，遂書數語於卷首，著其所從來。書中訛誤，未能悉校，以意會之可也。癸酉冬十有二月朔武陵余嘉錫書於北京厲廬之讀已見書齋」云云。余氏訂為繆荃孫撰，俟考。（頁 201）

此條從余嘉錫(1884-1955)書跋錄出，或可知繆荃孫(1844-1919)、唐景崇(1844-1914)、羅振玉(1866-1940)皆有相關著述。繆著鈔本臺北「傅斯年館」有一藍印本，張宗祥(1882-1965)本今則藏「浙江圖書館」。而《萃編·後記》云待尋之羅振玉《新唐書藝文志考證》也出現一線曙光。

以下筆者將所知未收入《萃編》者列表，其館藏部份或可提供整理者參考，其僅見著錄者或可透過眾人之力量發掘原書。

書名	卷數	作者	版本	現藏地或文獻出處
大清國史藝文志	十卷	國史館	清內府朱絲欄寫本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臺)
大清國史藝文志	五卷	國史館	清內府朱絲欄寫本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臺)
唐書藝文志	四卷	繆荃孫	晒藍印本	傅斯年圖書館(臺)
			鈔本	浙江圖書館

三國藝文志	四卷	姚振宗	清宣統 3 年藍格清鈔底稿本	國家圖書館(臺)
後漢藝文志	四卷	姚振宗	清宣統 3 年藍格清鈔底稿本	國家圖書館(臺)
漢書藝文志拾補	六卷	姚振宗	清光緒十七年著者手稿本	國家圖書館(臺)
漢書藝文志拾補	六卷	姚振宗	清宣統 3 年藍格清鈔底稿本	國家圖書館(臺)
漢書藝文志條理	八卷	姚振宗	清宣統 3 年藍格清鈔底稿本	國家圖書館(臺)
四朝經籍志補	不分卷	吳騫	舊鈔本	國家圖書館(臺)
漢書藝文志考證校補	十卷	王仁俊	上海圖書館稿本	《清代補史藝文志研究》 ¹¹
漢書藝文志註解	七卷	姚明輝	武昌高師鉛印本	《清代補史藝文志研究》
漢書藝文志補注	一卷	翟灝	未見	《清代補史藝文志研究》
補續漢書藝文志	一卷	勞穎	《甘泉鄉人稿》	《清代補史藝文志研究》
補宋書藝文志	一卷	王仁俊	上海圖書館鈔本	《清代補史藝文志研究》
補梁書藝文志	一卷	王仁俊	上海圖書館鈔本	《清代補史藝文志研究》
補梁書藝文志	一卷	湯治	未見	《清代補史藝文志研究》
補梁書藝文志	四卷	朱希祖	未見	《清代補史藝文志研究》
補陳書藝文志	一卷	湯治	未見	《清代補史藝文志研究》
補後魏藝文志	一卷	李正奮	北京圖書館鈔本	《清代補史藝文志研究》
隋代藝文志	一卷	李正奮	北京圖書館鈔本	《清代補史藝文志研究》
南北史合八代史錄目	一卷	陳漢章	浙江圖書館稿本	《清代補史藝文志研究》
宋史藝文志	一卷	朱文藻	《清吟閣書目》	《清代補史藝文志研究》
金史補闕補藝文志	六卷	杭士駿	北京圖書館鈔本	《清代補史藝文志研究》
金史藝文志	一卷	鄭文焯	傳抄本	《清代補史藝文志研究》

¹¹ 引見伍媛媛《清代補史藝文志研究》(合肥：黃山書社，2012年9月)，頁38-40。

金史藝文志捕錄	一卷	龔顯曾	《亦園姪讀》卷四	《清代補史藝文志研究》
元史藝文志補	四卷	張錦雲	上海圖書館稿本	《清代補史藝文志研究》
金史補藝文志	一卷	鄭文焯	北京大學稿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書目》
新唐書藝文志考證	四卷	羅振玉	鈔本	張宗祥記錄
唐書藝文志注	?	唐景崇	稿本	張宗祥記錄
漢書藝文志考誤	一卷	李賡芸	未見	《萃編·前言》
補後漢書藝文志	?	厲鶚	未見	《萃編·前言》
補後漢書藝文志	一卷	洪飴孫	未見	《萃編·前言》
隋代經籍志現存書目	一卷	潘令華	未見	《萃編·前言》
明藝文志	五卷	尤侗	未見	《萃編·前言》
漢書藝文志彙注箋評	?	李笠	未見	《萃編·前言》
補梁書經籍志	?	褚德懿	未見	《萃編·前言》
隋書經籍志補證	?	楊守敬	未見	《萃編·前言》
宋史藝文志補遺	?	王榮蘭	未見	《萃編·前言》
明史藝文志補遺	?	徐鼎	未見	《萃編·前言》
補歷代藝文志	?	杭士駿	未見	《萃編·前言》
南北史補志	?	汪士鐸	未見	《萃編·前言》
隋書經籍志考證	?	柳逢良	未見	《萃編·前言》
漢書藝文志彙注箋釋	?	段凌辰	未見	《萃編·前言》
新莽藝文志	?	饒懿	未見	《萃編·前言》
隋書經籍志補校	?	王仁俊	未見	《萃編·前言》
補晉書藝文志	?	傅雲龍	未見	《萃編·前言》
隋書經籍志考證	?	洪飴孫	未見	《萃編·前言》
明史經籍志	?	金門詔	未見	《萃編·前言》
隋書經籍志考證	十三卷	章宗源	梁子涵批校本、未見	《萃編·後記》
隋書經籍志補	二卷	張鵬一	梁子涵批校本、未見	《萃編·後記》
補南唐藝文志	一卷	汪之昌	梁子涵批校本、未見	《萃編·後記》
補五代史藝文志	一卷	顧懷三	梁子涵批校本、未見	《萃編·後記》

國史經籍志、糾謬	五、一卷	尤侗	梁子涵批校本、未見	《萃編·後記》
漢書藝文志補注補正 ¹²	?	徐仁甫	《志學》廿五期	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
漢文志補注補正	?	徐仁甫	《成高國文學會學刊》一期	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
補隋書藝文志	?	徐仁甫	《志學》22 期	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
漢書藝文志講記	?	張舜徽	《文藝校刊》二期，1935 年	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

(三)《萃編》續編可行性

除了上述補編可行性外，另外就是《萃編》續編的問題。《萃編》以 1949 年為斷限，許多 1949 年以後的研究成果未能收入。以臺灣研究成果言，《臺灣省立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第一輯所收五種補志¹³，均應收入。

又施之勉(1891-1990)自七十一卷一期起連載於《大陸雜誌》的〈漢書藝文志集釋〉或楊家駱(1912-1991)有《新補金史藝文志》(見所著《新校本金史並附編七種》第五冊)等臺灣研究成果亦應整理收入，楊氏〈新補金史藝文志自序〉云：

(孫《目》)實為金《志》之佳本，惜其書本為未完未刊之稿。以集部論，孫《目》著錄僅五十一種，視駱輯錄至一百七十八種者(尚不包括「院本名目」七百一十三種在內)，可知其不完殊甚。(頁 2)

其他又有阮廷焯〈漢書藝文志識餘〉(《中央圖書館館刊》9:2)、方祖燊注〈漢書藝文志六藝略〉(《中央月刊》4:1)與香港學者何佑森《元史藝文志

¹² 〈漢書藝文志補注補正序〉又刊於《乾惕居論學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 1 月)，頁 158-159。然《志學》所刊者又有部份內文，是「中華本」所無。

¹³ 這五種分別是：

李雲光〈補梁書藝文志〉，《臺灣省立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1，頁 1-118，1957 年 6 月。

楊壽彭〈補陳書藝文志〉，《臺灣省立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1，頁 119-133，1957 年 6 月。

蒙傳銘〈補北齊書藝文志〉，《臺灣省立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1，頁 135-153，1957 年 6 月。

賴炎元〈補魏書藝文志〉，《臺灣省立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1，頁 155-175，1957 年 6 月。

王忠林〈補周書藝文志〉，《臺灣省立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1，頁 177-194，1957 年 6 月。

補注》(《新亞學報》2：2-3：2)等篇。而大陸地區亦然。

(四)欠缺檢索系統

前引述喬衍瑄教授言，此類彙編當編列索引以方便檢索。而本書〈序言〉中也談及將編製索引，便學人使用。早年洪業(1893-1980)等人編有《食貨志十五種綜合引得·藝文志二十種綜合引得》供檢索。然今廿七卷已出，似未見有附錄相關索引系統，或者將單行之？

對於工具書而言，欠缺索引檢索系統實為一大缺憾。吾人研究一代著述，可取本書某單行本逐頁翻索，然以專業研究者而言，或欲檢索某書在歷代著錄情形，則需每種皆翻閱，頗為不便。

因此，筆者建議本書仍應出版相關書名、人名檢索系統。於今日網路世代，甚至可進一步建構「歷代藝文總目數據庫」¹⁴，於吾人檢索歷代著述更為便捷。

(五)單行或合購

《萃編》自出版以來，即以隨編隨出方式出版，頗便於專研某代研究者購置。蓋一整套價格所費不貲，且非每位研究者皆須一整套購置，尤其對斷代研究者而言。因此，單冊出版對研究者而言頗為方便購置。

另一方面，對於圖書館而言，於購置上需特別留意《萃編》出版情形，否則在典藏上會造成缺冊。以筆者所知，截至2014年6月底止，《萃編》皆已出版發行。然檢索臺北「國家圖書館」或「中央研究院」各館均僅有一半之數，頗有遺珠，如臺北「國家圖書館」僅有13冊、「中央研究院」僅有14冊，大學館超過16冊者僅「政治大學」、「臺灣師範大學」、「輔仁大學」與「東吳大學」諸館。因此，《萃編》出版單行同時，也希望出版社能夠針對圖書館典藏部分提供全套的購置的機制。

七、結語

《萃編》的出版象徵對歷代藝文經籍志總整理的初步呈現，尤其是許多身藏圖書館的稿鈔本，更是第一次公諸於世，也是對研究歷代學術發展史、目錄學來說更是實用性很強的工具書。過往，曾有「中國歷代著述總目」計畫，於焉可說是完全邁向一個新里程。而對於點校之時未能取得的稿鈔本或1949年以後的相關著述，《萃編》團隊仍須持續發掘，期使不久未來能夠有補

¹⁴ 上世紀末曾有桂羅敏文章談及，但一直未能見到資料庫，詳參桂羅敏〈二十五史藝文經籍志目錄電腦檢索系統〉(《江蘇圖書館學報》1999年2期，頁17-19，1999年6月)。

編、續編的出現，讓歷代史志研究材料更臻完備。另一方面，作為一部工具書，完善檢索系統是重要的，《萃編》的人名、書名索引也應早日編制並出版，才能發揮本書最到效益。

當然《萃編》的完成只是初步工程，喬衍瑄教授認為「…在點校完成了索引之後，第二個工作可以把重複的部份加以整理」，以進一步建構歷代藝文總志的構想，也能在《萃編》殺青後，早日實現。

書名	《二十五史藝文經籍志考補萃編》
編者	王承略、劉心明
出版地	北京
出版社	清華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10 年至 2014 年
卷、冊數	廿七卷、廿八冊
I S B N	9787302351924(第一卷)

